

铸魂丛书



Zhuhun Congshu

朱彦夫 /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NanEr Wu Hui

男儿无悔

铸魂丛书

44.572
ZYF10

朱彦夫 / 著
张立新 / 代笔

男儿无悔

Y

I247.53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儿无梅/朱彦夫口述; 张立新代笔.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9

(铸魂丛书/翦尼主编)

I. 男… II. ①朱… ②张…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②朱彦夫—生平事迹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4992 号

责任编辑/黄 敏

特约编辑/王家声

封面设计/高 伟

责任校对/马建生 吴华娟

责任技编/汤家力 荣 璟

铸魂丛书

男儿无梅

朱彦夫/著

张立新/代笔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44 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415—1677—5/G·1398

定价: 13.80 元

“铸魂丛书”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孔千疮，中国人民为了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兴起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新时代是人民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艰苦创业的时代。新时代要人们为自己的幸福事业付出艰辛，更要求青年一代作出奉献。正在这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翻译出版，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那种为追求崇高的理想而忘我献身的精神、顽强拼搏的斗志、高尚圣洁的情操和残而完美的亮丽人生便成为当代中国青年思想和行动的榜样。接着，“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的出版，再给人们亮出“活着就是为人民

付出”的价值观，更进一步激励中国青年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两部名著在中国兴起“保尔热”的同时，也就悄然地给中国文学增添了一个新的亮点、新的样式——残疾人文学！

“残疾人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形成后，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出版界特别关注残疾人作家的培养和残疾人文学的发展。因此，保尔和“中国保尔”的文学现象一直在中国延伸着——残疾人中不断涌现出被誉为“当代吴运铎”的解青林、王树梁、王志冲、薛范、张海迪、史铁生、史光柱、王占君等一批作家。他们不仅仅以“中国保尔”的形象出现在文坛，而且影响着整个作家群体，教育、鼓舞着当代青年。鉴于残疾人作家所生活的时代和伤残情况的不同，他们在作品中所反映的个人遭遇与奋斗历程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有个共性，即具有自己个性的身世记实。他们写自己残疾的一生或残疾一生中的各个侧面——诸如以超常人的坚强毅力去掐住厄运的喉咙，挑战肉体的疼痛，熨平心灵的创伤，不暴不弃，自强自立，关心现实，升华灵魂，抒发乐观的心绪，高唱生命的强音，涤荡世俗的讪笑，歌颂生活的美好，执著地创作出一篇篇一部部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文学作品，来回答读者人为什么而活和怎样活才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这个极富哲理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故此，他们的文学作品，能释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迸射出一种强大生命的绚丽火花，以启迪躯体健全的人去深省自己的不如，以感召五官正常的人去追求崇高的理想，以体现文学的热量和能量之所在。常有这样的奇迹，由于残疾人作家的作品与人品的一致，他们的一部书或书中的一句格言，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读者的一生！

正是这样，残疾人作家的作品，是自身奋斗的历史写照，“属于人类永恒的道德范畴”，人们怎样去评价它都不为过。这批作品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是人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铸魂丛书”是残疾人作家的自传体文学丛书。这套丛书，将残疾人作家的多部作品如此集中地出版，可说在中国出版史上罕见。此间应该指出，新中国的“残疾人文学”并非“自生”，而是当残疾人中立志于文学创作或初露文学才华的时候，就得到党和政府的精心呵护和亲切关怀，才终于登上文学殿堂的！所以，有位作家从肺腑里喊出了残疾人作家的共同心声：“党啊，是您给我本来一片漆黑的心房点燃一柄红烛！”

“铸魂丛书”的出版问世，无疑为繁荣“残疾人文学”开了个很好的头。中国作家协会和出版界定将继续把这一特殊的文学事业推上新的高度！

在“铸魂丛书”出版之际，让我们祝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从这套丛书中找到自己的榜样，以资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致迷失方向，不致误入歧途；祝愿他们在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道路上做一个铮铮铁骨、义无反顾英勇战士，阔步迈进二十一世纪。

1999年10月8日

《男儿无悔》序

遲浩田

我和朱彦夫有着特殊的情缘。我们是战友，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我们共同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又都在战斗中负伤，有战胜伤残的相似经历，尽管我的伤比彦夫轻。彦夫是沂蒙山的儿子，而战争年代我曾多次在沂蒙老区养伤，是那里的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所以我们又是“老乡”。我对沂蒙这片土地，对沂蒙的父老乡亲，始终怀有深深的眷恋。我在济南军区工作时，听到彦夫很多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事迹，1987年7月曾专程到沂源县看望他。那时他已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正以坚强的毅力创作他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这部小说

1996年7月出版。不久，彦夫突发脑血栓，本已残缺的肢体进一步瘫痪。我知道后很担心他是不是还能挺得住，没想到两年后他又把这本传记文学《男儿无悔》奉献给读者。我为此欣慰，更深为感动。彦夫最近来信说，要我为他的这本书作序，我欣然答应。

朱彦夫是个普通战士，普通党员，普通农民，但又有着不平凡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他14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过济南、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在战争的洗礼中懂得了人生的战斗和战斗的人生，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一次与美国王牌军的殊死搏斗中，他和他的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三天三夜颗粒未进，饿了吞棉絮，渴了吃把雪，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疯狂反扑，始终像钉子一样坚守着阵地。最后他们那个高地上的战友全部壮烈牺牲，只剩下彦夫一个人。他遍体是烧伤和弹伤，左眼球被打掉，肠子露出腹外，双腿和双手都冻坏了。获救以后，他整整昏迷了93天，仅大大小小的救治手术就进行了47次，四肢全部被截掉。他这样从死神那里挣脱出来，重新燃起生命之火，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像彦夫这样严重伤残的人民功臣，本来可以在荣誉军人疗养院中安度一生，但他身残志坚，要求回乡务农，选择了一条自食其力的生活道路。他当了25年的村支书，带领乡亲们战天斗地，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把革命先烈为国家为民族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无私奉献的凛然正气和英雄壮举写出来，为了把一个特残军人自强不息、挑战生命极限的人生历程写出来，他晚年又拿起了笔，开始了写作这一特殊形式的战斗。

我们这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曾目睹和亲历战争的惨烈

与牺牲的悲壮。有多少可亲可爱、朝夕相处的战友，英勇地倒在沙场，消逝于战火硝烟。

青春是美丽的，而她在生命旅程中又是那么短暂。生命是美丽的，而每个人只能拥有一次。战场上如何面对可能骤然到来的生与死的选择，是人生的严峻考验。朱彦夫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然而，在他身上展现的不仅仅是这些。他向人生的种种磨难，包括困苦、挫折、病痛、彷徨、绝望甚至是死亡宣战，向生命极限发出一次次冲击，不仅创造了生命的辉煌，而且获得了超越生命意义的新生，实现了生命的再造，表现了一个在党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特有的生命张力。正如朱彦夫所说，他把生命的能量定格在最壮美的极限深处了。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塑造了保尔·柯察金的光辉形象，鼓舞了无数的革命者义无反顾地走向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道路。在朱彦夫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朱彦夫铮铮铁骨、无怨无悔、笑傲人生的英雄本色，他用生命写成的《男儿无悔》，真实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形象。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人生的感悟，更好地把握生命的真谛。

朱彦夫告诉我，由于他现在身体甚差，这本书可能是他的最后创作了。但他表示，作为一名战士，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泯灭自己始终追求更大胜利的渴望。他认为人生本就不该有什么极限。所有的极限全部跨越之后，也许就会有一片更加崭新的天地。这是极富哲理的人生箴言。我觉得，不管彦夫今后还能不能创作，他高扬着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对党、对祖国的无比忠诚和热爱，他永远战斗着的人生姿态，

他的巨大的人格力量，都将使他的生命更加充实和璀璨。这里，我祝贺《男儿无悔》的出版，也祝愿彦夫的生命之火烧得更旺！

一九九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於北京

目 录

“铸魂丛书”序

〈男儿无悔〉序

第一章

1 飘摇的雨夜

第二章

17 少年的心愿

第三章

36 成长的战士

第四章

68 雪地英雄

I -----

第五章

130 不屈的斗士

第六章

151 风雪夜归人

第七章

165 故乡重生

第八章

207 衔环相报

第九章

219 共产党的书记

第十章

306 生命的诗篇

代笔者赘语

主编寄语

第一章 飘摇的雨夜

沂蒙山脉绵延起伏几百里，重重叠叠，岭高谷深。在最北端的崇山峻岭中，有一条溪流蜿蜒南下，东转西拐，一路接纳群山流出的十几路溪水，在大山环绕间，硬是撕开几百米宽的河床，汇成浩荡、森茫的沂河，并折转向东，一路咆哮远去。

沂河水一年年、一代代地流淌着，流走泥沙，流走了岁月，留下苦难和贫瘠。

就在沂河水折首向东的山谷间，一条叫九曲河的支流把西部的荒山僻岭冲开了一条窄窄的河谷。顺河谷弯弯曲转逆流西去40里的地方，因河水年年暴涨，泥沙淤积，在河北岸渐渐形成一片南低北高的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地带北依红崮山，跨过河就是南珠山，南北距离窄处不足百米，东西狭长超过10公里。顺红崮山南下的一条横亘山梁直抵这片冲积地带的中部。古人称此地为“风

水脉头”，人们便安下家来，祈盼好风水能给山里人带来好年景。可穷山恶水留给山里人的只有苦难，于是人们渐渐离去。河谷依旧荒凉。后来，不知在哪朝哪代，一位姓张的猎人，毅然看中了这片土地，便落户扎根，繁衍后代，人烟渐旺。这个小山村叫做张家泉。

1933年的夏天，雨季早早地来到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铺天盖地的大雨没日没夜地倾泻在这狭窄的山谷里。不几天的时间，山洪连连暴发，浑黄的洪水顺九曲河咆哮而下，冲走了树木，冲走了庄稼，冲走了穷苦百姓的草房。村西头张西元家不仅两间草房被洪水吞没，多病的妻子也被洪水冲去。张西元和两个孩子哭天抢地，可那撕人心肺的雷鸣和暴风雨的呼啸却把一家人的悲嚎淹没了。

到了7月6日这天的晚上，依旧雨如瓢泼。

天黑沉沉地压在山头上，几乎把南北两座山都要压扁了。闪电和闷雷仿佛就在脑后，偶尔撕开雨帘中的一线天，瞬间又压到了头顶上，令人窒息和恐惧。

九曲河的洪水夹杂着上游冲下来的树木、沙石，横扫了这片狭窄的三角地带，恐怖和绝望在村子里蔓延。

约莫二更天的时候，村南的几户人家哭喊着奔向村北，洪水已漫上了那几户人家的草房。眨眼间，房子就被吞没得无影无踪。洪水继续上涨，村东头在南北山梁下的几户人家，由于地势较高，九曲河水暂时威胁不到他们，可顺山沟冲下来的山洪，却夹着碎石、泥沙、荒草、烂木滚滚而下，从北向南，由高及低，凶猛地压了下来。张长明一家四口还没从恐惧中惊醒过来，山洪已卷了过去，房子没了，人不见了。

这时，又一声闷雷从红崮山顶滚了下来，擦着村子的上

空，“泼喇喇”地炸响在九曲河对岸的绝壁上。洪水把闷雷的余声冲走以后，雨点慢慢地稀疏了。偶尔的几道闪电从山上划过，但没了雷声，只有山洪的低吼和整个村子的呜咽交织在一起，天地一下子静了许多。

这时，村北一间石砌的草顶房里，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了阴沉寂静的夜空，一个新的生命在这苦难的夜晚降临了。

雨虽小了下来，可草房顶漏下的雨水仍然不断线，蜷缩在房子西北墙角的父亲猛地站了起来。这位还不到40岁的男人，由于被生活重担压得腰弯背驼，看上去倒像50岁般的苍老。他焦躁地把头上的雨水撸了两把，急匆匆踩着满屋的泥水奔到土炕前。土炕四角插着四根指头粗的树枝，上面遮了一条草席，由于屋子东南角雨水漏得厉害，雨水顺着草席子“滴滴嗒嗒”地把炕南头淋湿了一大片。父亲伸手把草席向南扯了扯，这才低头去看妻子怀中的儿子。孩子小脸憋得有些发紫，但眉眼清秀，小手、小腿有力地蹬踹着，小嘴大张着，一声声嘹亮的啼哭像是大声宣告着自己的降临。

父亲头发梢上流下的雨水很快就冲刷掉了刚刚显现出的一脸惊喜。望着妻子苍白无力的脸庞和一双疲惫无神满是忧郁的眼睛，看看在风雨中飘摇不定、一无所有的家，听着门外轰然作响的水啸，儿子的出生仅仅给做父亲的带来了一丝欢欣，更多的却是忧虑和无奈。是啊，在这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在这无衣无食、贫困交加的年月，这个孩子不该出生啊！爹娘拿什么养你长大？这个不平的世界能容得下你吗？

起风了，茅草屋难遮风雨，炕头的一盏小油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湿透的衣服经风一吹，父亲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赶紧伸手给妻子拽了拽被角，并叫八岁的女儿艳花从炕洞里抽出

些茅草盖在娘和弟弟的身上。

又一阵风，拱开了仅剩几根枯枝的房门，油灯忽地灭了。刚刚安稳地睡在妈妈怀中的婴儿像是被惊醒一般，“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这响亮、清脆的哭声久久地回响在这凄苦的雨夜中……

我的出生，是伴着一场灾难来的。

就在那天晚上，全村的庄稼地几乎被洪水冲了个精光，村里有六位乡亲死在那场洪水里。接下来的几天里，雨虽然停了，乡亲们却没有从灾难中挣扎出来。没了庄稼，一下子断了全村人生存的希望，有几户人家携妻带子远走他乡。这苦难深重的窝啊，留下了他们的希冀，留下了他们的酸楚，他们泪流满面，一步一回头，沿着红崖山脚一条狭窄的小路去寻找新的希望和生路。

由于没有吃的，娘干瘪的乳房里挤不出一一点营养给我。由于没了地，爹一扭头去南乡打短工。姐姐艳花才八岁，自爹走了以后，她几乎成了我家的顶梁柱。每天早晨天还不亮，她就挎上一个小篮子，光着脚板挨村乞讨，来养活多病的娘和我。山路崎岖，她稚嫩脚板时时被扎得鲜血淋漓。娘心疼，每次总抱着她的脚，流下辛酸的眼泪。娘对她说，去近处挖点野菜采点树叶充饥吧！可姐姐每次都懂事地安慰着娘：“没事，俺不疼，你光吃野菜，哪有奶水喂弟弟呀！”

时近隆冬，妈妈的身体有所恢复，她用一件破夹袄把我紧紧地裹在怀里，又找来一些破布条，帮姐姐把脚缠起来当鞋穿，娘仨就这样一起外出讨饭。

刚下过的一场雪还没有融化，又飘飘扬扬、忽紧忽慢地下

了一夜，染白了全村的茅草房，覆盖了远远近近的群山，那条山路也看不见了。娘在前头，姐姐挎着篮子跟在后头，一步深、一步浅地摸索着在雪地中挣扎。

在离村八里远的刘庄，姐姐讨来了半块地瓜，可能刚煮熟不久，还有些温热。姐姐双手捧着，央求娘快点吃下去。娘接过地瓜，看看姐姐冻得青紫的脸蛋和皴裂得皮开肉绽的小手，眼泪直在眼眶里打着转转。

“你吃了吧，娘不饿。”

“不，还是娘吃，娘吃了，弟弟才能不饿！”

“好孩子，听娘的话，你吃饱了，才能给娘要饭。”

我的一声长长的啼哭打断了娘俩的推让，看看怀中的我，娘咬咬牙，把那块地瓜掰成两半，直到看着姐姐吃下那半块后，才和着泪水，吃下了剩下的半块。

不知什么时候，雪又密密地飘了起来。只讨了半块地瓜的娘和姐姐，听着我一声声饥饿的哭声，只得冒着雪，强打着精神继续沿路乞讨。

在柳枝峪，大户丁光耀家的门口，雪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朱漆大门外的一根粗大的石柱上，放着一块不知是谁吃剩的烙饼。姐姐眼尖，兴奋地叫了一声娘，就快速地跑过去，伸手去拿那块饼。柱子太高，姐姐伸长了手也没抓着，急得她连忙放下篮子，侧着放在柱子下，两脚踩上去，伸手抓住了那块饼。可脚底下太滑，篮子一骨碌，姐姐摔倒了，两条腿正磕在石柱旁的台阶上。娘喊了声“艳花”，就急急奔了过去，一把拉起姐姐，忙问磕着了没有。姐姐疼得眼泪都下来了，可依旧举起手中的饼，兴奋地对娘大声说：“娘，是烙饼！”

雪依旧飘飘地下着。